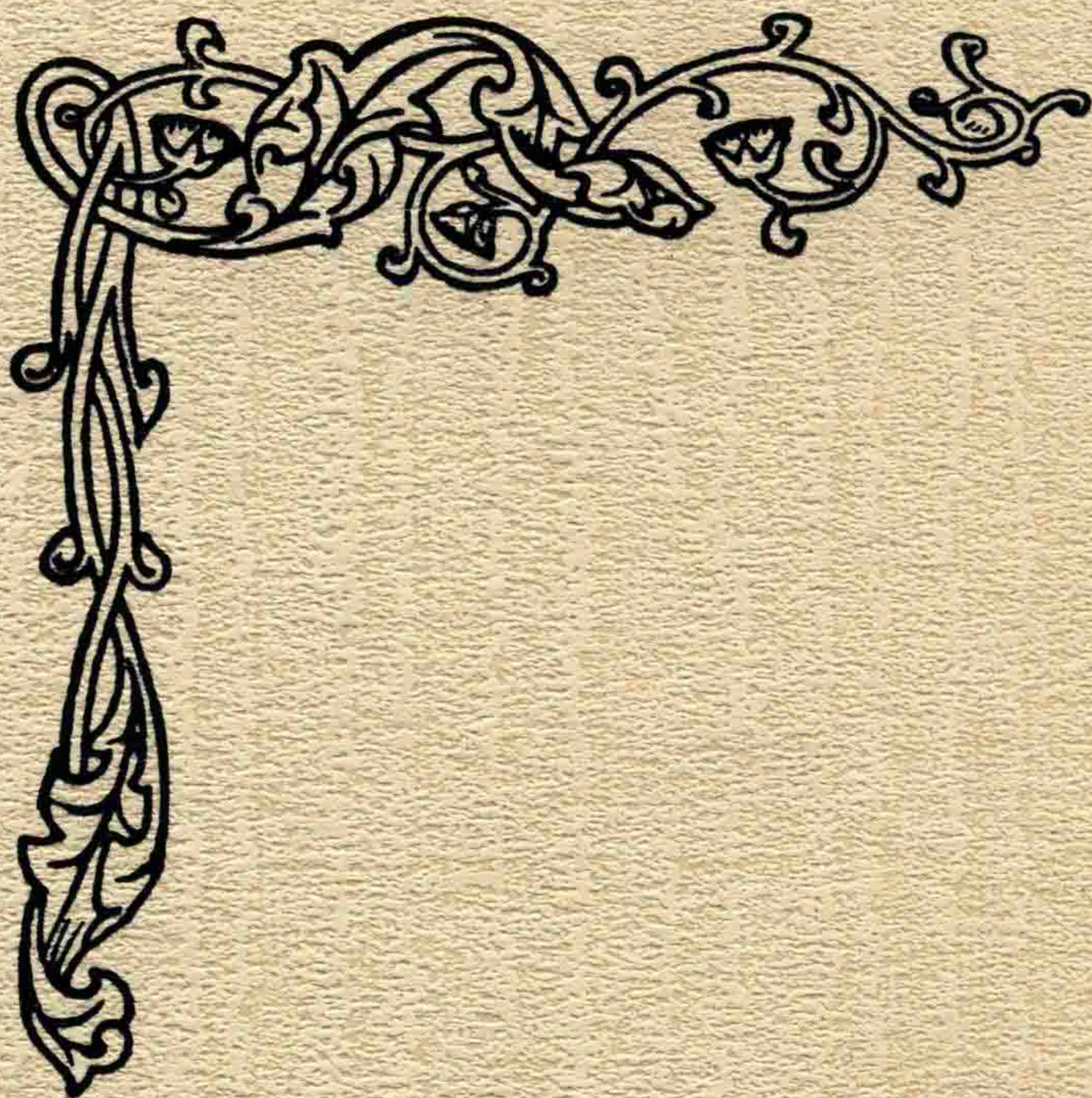




向交响乐传统致敬

孙国忠 著

本书是“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项目——
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团队”研究成果之一

向交响乐传统致敬

孙国忠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交响乐传统致敬 / 孙国忠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 - 7 - 5495 - 9857 - 1

I. ①向… II. ①孙… III. ①音乐评论—世界—文集
IV. ①J605.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2324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责任编辑: 解华佳

助理编辑: 李 昂 徐 妍

装帧设计: 胡 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 13188 号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180 千字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序

翻阅自己学术性写作之外的论说音乐的文字,我的第一感觉是欣慰。这种欣慰并不是说对自己的文字有多么良好的自我感觉,而是重读这些文字让我愉快地回想起这些年竟也看了那么多精彩的演出。亲临现场的听乐、观剧一直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这虽与我的职业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主要的是个人的“爱乐”之心和艺术兴趣的内在驱动。抛开“教授”和“音乐学家”这样的职称与专业称谓,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爱乐人”。

人们通常将“爱乐人”理解为音乐圈之外非专业的音乐爱好者或乐迷,我却不这么看。“爱乐”就是热爱音乐,“爱乐”不分专业和业余,热爱音乐的人也无所谓“圈内”和“圈外”。恕我直言,我觉得有些所谓的专业“音乐工作者”似乎并不那么“爱乐”,因为在音乐会现

场很少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我一直有这样的看法：真正热爱音乐的人，除了在家里用音响设备大量听唱片外，应该有很高的热情去现场聆听音乐会，因为聆听实况演奏的音乐是一种更直接、更强烈的音乐感受，这种艺术感染力和直击心灵的震撼是其他任何录音手段与音响设备所无法替代的。在许多次的音乐会现场，我发现踊跃参与、热情高涨的音乐会受众的主体不是专业的“音乐工作者”，而是非专业的乐迷大众。每每身处这样的情境，我都会感到一种困惑：究竟什么是“音乐圈”？到底谁是“圈内人”？

温如柏(Robert Winter)教授是我曾求学的加州大学(UCLA)的老师，著名的贝多芬和舒伯特研究专家，在“音乐表演实践”研究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客座教授，他每年都会来上音讲学。温如柏教授每次来沪期间，我都尽可能安排时间陪他去听音乐会，而每次的音乐会欣赏都会引发我们对一些有意思的话题的探讨。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东方艺术中心听音乐会，中间休息时，话题刚刚打开，温如柏教授突然很认真地对我说：“You really love music.”听闻此言，我心中自然欢喜：知我者，师尊也。

讲到老师，讲到爱音乐，必须要提到已故的谭冰若先生。每一位曾得到过谭先生指导的学生都有一个相同的感受，那就是他深挚的“爱乐”之情。“音乐是一定要听的，只有从实际音响中才能真正感知和领悟音乐作品的特征及其艺术意义。”先生多年前的谆谆教导我一直铭记在心。如今，我也以此来要求我的学生。谭先生所说的这

种“实际音响”包括听唱片和去现场听音乐会两个方面,但他显然更强调亲临演出现场的音乐感知。谭先生本人就很喜欢看演出,从不放过任何一场好演出的欣赏机会,他还会想办法搞票让学生去看。谭先生这种发自内心的对音乐的挚爱和走进现场看演出的热情,对谭门弟子(包括杨燕迪、陶辛和我在内)的影响很深。

我开始在教学与研究之余动笔写作音乐会演出评论是近几年的事。我写这样的文章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接到一些报刊的热情约稿,二是自己看了精彩的演出后的确有表达听乐感想和贡献乐评的愿望。毫无疑问,如今上海的音乐会演出,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来讲,都是先前所不能相比的,若回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日益丰富、活跃的音乐生活自然期待着更多优秀的乐评。正是由于真切地感受到了上海这座大都市近年来音乐生活的蓬勃发展,我才有了积极融入城市音乐生活和写作音乐评论的愿望和热情。我认为,在目前上海乃至全国的主流报刊尚未形成专职音乐评论家——报纸或杂志专门聘用的音乐评论家——机制的时候,“学院派”的音乐学家兼音乐评论家应该当仁不让地介入社会音乐生活,用自己的爱乐热情和音乐学识写出有深度、有见地、有品位的乐评。

这本文集中,一半以上的文章都属于乐评,字数有多有少,这与文章原先登载的报纸、杂志的版面及约稿要求有关。从我个人的意愿来讲,我自然乐意写作有一定长度的乐评,因为这样才能从自己的

视角及切入点比较充分地表达对相关艺术问题的思考和见解。尽管乐评不是音乐学论文,但我认为这类文章依然应该具有学术底蕴。我理想中的好乐评绝不是报道演出过程与传播幕后花絮的“新闻稿”,也不是陶醉于个人抒情的“听乐漫谈”,而应该是有音乐史蕴意的论说,有品位的赏析,有见地的批评。当然,每个乐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和学术背景,艺术感觉与评论指向也不一样。但是,观察敏锐,见解独到,评述精当,言辞大方,想必是优秀的乐评所共有的品质。文集中所收入的22篇乐评,可以看作我对这类文体写作及“理想文本”的探索和努力。

乐评之外,文集集中的其他文章比较“杂”,包括音乐导赏、演讲录、书评、剧评与纪念性文章等。这些文字的呈现,也反映出这些年我对“音乐学家”身份的思考及相应的写作状况。我认为,“学院派”的音乐学家首先要搞好自己的“主业”——持续进行音乐艺术的深入研究并不断提升研究的学术层次,同时还要关注、重视院墙外的社会“音乐脉动”,为音乐普及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这方面,音乐学界的先贤钱仁康先生和谭冰若先生是我们的好榜样。钱先生一生撰写的大量“音乐赏析”文章和谭先生逾千场的音乐欣赏讲座,曾激发了无数人对古典音乐的兴趣,这其中的许多人现在已是水平很高的资深乐迷。就写作而言,我觉得面对大众的“介绍性”音乐文章并不好写,它要求作者既要有扎实的音乐学功底,还需具备不同于“论文腔”的文字能力,尽可能地通过清晰的叙说和生动的笔触构建一种引

人入胜的“爱乐”话语,引导音乐爱好者进入“读乐”与“听乐”的情境。对于这样的写作,我一直很感兴趣,也在不断尝试中。现在我将这类文章呈现给爱乐的朋友们,期待大家的批评指正。

文集中收入的文章曾先后发表于《音乐爱好者》《人民音乐》《书城》《文汇报》与《新民晚报》等报刊,这次结集出版,我对部分文章进行了必要的修订。感谢诸位编辑给予我谈音论乐的机会,并宽容我文章的长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很有影响力的“人文—艺术”出版社,我的第一部乐评与音乐随笔集能在这里出版,我深感荣幸。特别感谢解华佳女士和李昂先生为这部文集的出版所做的工作,他们的专业水平和对音乐著作出版的热情使我感动。

孙国忠

2016年12月21日于上海音乐学院

目 录

序

序	向交响乐传统致敬
20	德奥交响乐：深厚之中见真淳
30	从古典到浪漫
45	交响乐的辉煌：瓦格纳·布鲁克纳·勃拉姆斯
61	马泽尔·慕尼黑爱乐·《春之祭》
70	五月的音乐奉献
80	绚烂多彩的浪漫之声
90	二十世纪音乐经典的精彩演绎
96	为雅尼克喝彩
102	晚期浪漫派的交响风采
108	黄晓同：中国指挥界的“一代宗师”

111	倾听德意志
114	指挥大师的气场
118	这个初夏,我们聆听纽约爱乐
123	拯救与向往
126	古典风格:聆听与感怀
130	柏林爱乐的“古乐”情怀
135	晚期贝多芬:心境与艺境
142	别开生面的马勒音乐演绎
147	室内乐之美:贝多芬·门德尔松·勋伯格
151	体验瓦格纳
160	《尼伯龙根的指环》:交响声中的随想
166	程派经典与表演实践
173	走进古典音乐
181	读乐漫笔
189	告别“世界名曲”
196	CD 随谈
203	莫扎特的音乐人生
222	浪漫派交响乐:困境与创造
241	《幻想交响曲》:柏辽兹的音乐叙事与艺术创意
247	浪漫夕阳中的北国之声

255 威廉姆·克拉夫特与他的《定音鼓协奏曲》

267 爱乐文字：学院派之外的音乐论说

280 名曲欣赏：打开古典音乐之门

292 感悟民族之声

307 莫扎特：从神童到经典艺术家

312 钱仁康先生的学术遗产

318 钱仁康先生的西方音乐研究对我们的启示

329 怀念谭冰若先生

338 为夏滢洲《从中世纪到贝多芬》作序

向交响乐传统致敬

——评柏林爱乐、捷克爱乐与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音乐会

交响乐是一种传统。无论从创作、表演,还是从鉴赏、研究的角度观察,交响乐都让人感觉到历史的厚度与传统的丰盈,尤其当我在音乐会现场聆听由指挥大师与世界著名交响乐团演奏经典名作时,这种感觉就格外强烈。

然而,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要提“传统”二字需三思而行。对许多人来讲,“传统”就是“老派”“保守”的同义词,他们喜好的语词则是“现代”“后现代”“当代思想”“创新意识”……对这些充满时代气息和新潮意味的华丽语词和理论概念,说实话,我有时也挺心动的,也会时常思之、用之。但是,这些年来引起我更多关注、思考的是“传统”的价值及其当代意义。实际上,我们生存情状的方方面面无时无刻不

在与“传统”发生联系,只是我们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将其忽略而已。我认为,即使像“现代”“后现代”这样的探究也离不开“传统”的大语境。“传统”的问题既简单又复杂,它可以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某一方面的具体问题,也可以是值得“学问”一番的理论辨析或思想碰撞。说到底,对“传统”的理解与态度关乎我们对这个世界与时代的认识,渗透其中的是情感的归属、历史的意识和文化的认同。

将目光聚集于在当今音乐生活中占有显著地位的交响乐时,我们可以发现,“传统”这个语词的蕴涵是那么丰厚。交响乐亦称交响音乐(symphonic music),自从交响曲(symphony)这一交响乐的最重要体裁于十八世纪上半叶诞生以来,交响乐艺术就成为现代社会里音乐会形式的“绝对主角”。谈论交响乐,我们实际上是在言说一种底蕴厚重、光彩夺目的整体性音乐文化景观,它由作曲家、交响乐作品、交响乐团、指挥家和音乐会听众共同建构,而与这一“景观”密切关联的音乐创作风格、音乐诠释与音乐审美又涉及作品本身的艺术特征、指挥家与乐团的表演艺术和听众群体的审美趣味与接受选择等诸多问题。就音乐鉴赏而言,除歌剧之外,交响乐的艺术魅力最吸引人,因为它那波澜壮阔的气势和色彩斑斓的华美音响是任何其他音乐样式都无法达到的。我相信,对绝大多数乐于亲赴音乐厅聆听交响音乐会的人来说,每一次的现场聆听体验期待的都是一种特殊的音乐氛围和独一无二的艺术经历。交响音乐会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场域:爱乐人在此敬仰崇高和伟大,体悟深邃和悠远,感怀悲壮与激扬,品味欢愉与幽默。无论是气

象宏阔、大开大合的交响史诗，还是神采飞扬、精妙鲜活的交响小品，带给交响乐受众的都是一次次的艺术感动或震撼。再往深处想想，我们每一次兴致勃勃地来到音乐厅，面对熟悉或不熟悉的指挥和乐团，聆听烂熟于心的名曲或首次入耳的新作，在现场重新感知交响乐的气场与张力，我们不就是在历史的情境中与交响乐传统进行对话吗？

2011年深秋与初冬的上海，我再一次感受到交响乐传统的巨大能量，它不仅激发出交响乐迷们强烈的爱乐热情，而且唤起了一种直面传统与经典的真诚敬意。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著名的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柏林爱乐乐团和捷克爱乐乐团相继访问上海，三场精彩纷呈的音乐会我都躬逢其盛。这三个乐团访沪音乐会的演奏曲目各不相同，但看得出都是精心设计，有备而来，很对上海乐迷的“胃口”。三场成功的音乐会印证了一个“硬道理”：交响乐是讲究传统的，音乐经典的魅力超越时空。

毫无疑问，这三个乐团中最大牌的当属柏林爱乐乐团，不仅乐团名气大，其现任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也是当今乐坛的顶级大师之一：西蒙·拉特爵士。这是拉特第二次率柏林爱乐访问上海，上一次来访是2005年，当时在东方艺术中心的两场音乐会上演出了两套曲目，我去听了其中的一场音乐会，对那天演奏的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英雄的生涯》印象极为深刻。柏林爱乐此次访沪只在上海大剧院上演了一场音乐会，曲目的安排是费了心思的，明显可以感受到乐团的演出是

为了强调在德奥交响乐传统的基础上丰富音乐会表演的“色彩”与“效果”。

音乐会以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小丑的晨歌》开始，目的很明确，拉特与他的柏林爱乐在这里想要的就是大乐团的张扬和先声夺人的气场。与同时代另一位法国大作曲家德彪西的音乐相比，拉威尔的作品显得雅洁舒朗，生动鲜亮，尤其是音乐中经常显现的西班牙风味堪称一绝，就连西班牙作曲家对此都自叹不如。《小丑的晨歌》是拉威尔展示其管弦乐配器技艺与西班牙音乐风味最具效果的一首小型乐曲。此曲原是他 1905 年所作钢琴组曲《镜》中的第四首，篇幅不大，但很有艺术表现力。音乐一开始在轻巧的引子铺垫下呈现的谐谑主题立刻就能抓住人心。拉特对这一开始段落的处理很有特色，那种强劲的爆发力恰似突然喷射的音乐光彩，在场的听众无不为之情绪亢奋。在接下去的鲜明的音乐对比中，既能听出小丑的欢舞，也可以感受到小丑的忧伤，乐曲最后部分的演奏更是情绪高涨，色彩极其绚丽。许多年前我曾现场听过法国里昂交响乐团演奏这首作品，但柏林爱乐的这次演奏无论是色彩的变化还是情绪的渲染都明显更胜一筹，拉威尔笔下的小丑形象竟能由德国乐团展现得如此光彩夺目，实在令人兴奋。此曲奏毕，全场掌声雷动，音乐会一开始场内的“热度”就这么 High，真是非常少见。

拉特与柏林爱乐将一首法国作曲家的管弦乐小品作为音乐会的开场曲是耐人寻味的。像柏林爱乐这样顶尖的老牌德国乐团通常都会将德奥作曲家的一首序曲类的经典作品作为音乐会上半场的开场曲（例

如贝多芬的《艾格蒙特》序曲、韦伯的《自由射手》序曲或勃拉姆斯的《悲剧序曲》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暖场”的同时突出德奥交响乐传统的“正宗脉络”。然而,在拉特这位英国指挥家统率下的当今的柏林爱乐显然更具开放意识:《小丑的晨歌》之先声夺人不仅是“气场”构建的需要,更表明了对德奥交响乐传统之外的音乐经典的尊重。只需回想一下近年来拉特(及客座指挥)指挥柏林爱乐新年音乐会的“专场曲目”——俄罗斯音乐、美国音乐与西班牙音乐——就可以理解拉特执棒以来柏林爱乐在音乐会曲目选择上的丰富多彩,这种“国际化”的视野反而更能体现出这个在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交响乐团宽广的胸怀和轩昂的气度。

西蒙·拉特也是当代音乐的热心传播者,此次音乐会上演出的圆号协奏曲《花季》(柏林爱乐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和伦敦巴比肯中心联合委约创作)正是由他指挥柏林爱乐与史蒂芬·多尔(Stefan Dohr)于2011年2月首演的。曲作者细川俊夫(Toshio Hosokawa, 1955—)是继武满彻之后知名度最高的日本作曲家,在当今乐坛颇为耀眼。听了这部献给柏林爱乐首席圆号史蒂芬·多尔的协奏曲,我觉得细川俊夫的确不负盛名。这部用现代技法写成的取名为《花季》(*Moment of Blossoming*)的圆号协奏曲蕴含着深意。在此,作曲家情有独钟的是极富东方神韵的莲花,音乐通过对莲花生长、绽放的意境描绘,表达了生命的过程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像其他许多当代音乐作品一样,《花季》的音响构建也是强调大型交响乐队丰富

细腻的“色调”——以轻柔音响为力度基准的音乐呈现形成与古典——浪漫派交响乐(及不少现代派乐曲)大相径庭的作曲思路与艺术逻辑。坦率而言,对某些在一种虚无缥缈的音乐场域中秀技艺、玩神秘、云哲理的音乐作品,我是不敢恭维的,因为这类故弄玄虚的音乐打动不了我。讲得实在些,我以为音乐作品首先还是应该让人“动心”,只有在音乐声中产生心灵的共鸣,才能在艺术理解的层面上达到感怀、体悟和深思。《花季》让我为之心动,因为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作曲家力图表达的美妙意境。

《花季》有着强烈的“画面感”,整部协奏曲的乐思流动与音响呈现让我联想到中国画作中泼墨大写意的展示过程。作为“主角”的独奏圆号无疑象征着莲花的“形象”,而作曲家对这一充满寓意的特殊“形象”的塑造注重的是空间变化中“主角”的层层显现。这里,交响乐队作为音乐表现的“空间”象征着围绕莲花的自然环境,它的寂静、微响、波澜映衬着独奏圆号幽静而澄明的意绪——莲花的“形象”时隐时现,明暗交替,更多的时候仿佛处在朦胧的情景之中。或许,正是这种朦胧意境才能显现莲花高雅姿态的独特美感。欣赏协奏曲自然会特别关注担任“主角”演绎的独奏者。史蒂芬·多尔不愧为当今最优秀的圆号演奏家,这部协奏曲给予他充分展示精湛技艺的机会。多尔的演奏,音响、音色的把握潇洒自如,与乐队的配合可谓严丝合缝。我尤其欣赏多尔演奏此曲时那种从容、淡定的表现,艺术分寸感极佳,这样的姿态与品格正符合了乐曲内涵深婉含蓄的音乐意境。细川俊夫为了扩展交响